

怀故人

# 怀念宝敏老师

姜明 撰文/供图



眼前的一本《京剧打击乐试行教材》，初稿是1981年10月，1982年4月定稿，编者是我的老师刘宝敏。

创建于1958年8月的胶东第一所中等专业艺术学校——烟台艺校，在办学六年后因故停办，而恢复建校则是1976年8月，1979年6月被批准为国办艺术中专。建校初期，教材匮乏且相对封闭，仅凭老师们口传身授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。为提高教学质量，克服教学上的盲目性、随意性，向系统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、科学化迈进，在丁博民主任的倡导下，校方决定由各专业教研室统一编写教材。这本由苗淑梅老师用蜡纸、蜡板、蜡笔刻写的油墨印刷的书，就是由刘宝敏老师口述，我起草整理的。

刘宝敏，河北东光县人，出身梨园世家。其父刘德舜是青岛共和京剧团团团长，京剧码头东镇光陆戏院总经理，梨园界著名活动家、教育家。其兄长刘宝英，京剧表演艺术家，是京剧大师、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的入室弟子。嫂子杨淑沁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孟丽君为师。爱人解小华，京剧老旦名家，国家一级演员。宝敏老师生前曾任烟台艺术学校京剧音乐组组长、戏曲音乐教研室主任，是山东省京剧界老一辈著名琴师、鼓师、京剧音乐艺术教育家。

宝敏老师自幼住在梨园，吃在梨园，长在梨园，学在梨园。受家庭影响，三岁登台演出戏中幼儿角色，六岁开始系统学艺。天南地北的名家名角，凡是来演出的，都给予了他莫大的启迪和指导，为他后来的艺术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他聪明伶俐，学习能力强，反应速度快，用业内话讲“上手就是这里的事”，深受老师们的喜欢。文场拜董吉贤、沈玉才、迟德才先生为师，武场向刘玉麟、裴世常先生学艺，与王万琪、曹同凯、胡耀斌、宫克、刘小艳、张春明、王仁武、吴成、徐兆祥、王琪滨、宋玉富、鲁华等我省京剧界著名艺术家们共同组成戏曲音乐文武场领军集体，并在中国京剧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宝敏老师还是文武场乐器样样精通的艺术天才。他的京胡二胡指法清晰，月琴小三弦行云流水，司鼓板眼准确，锣钹顿挫有序，播起堂鼓震天响，唢呐笛子也不在话下，舞台表现潇洒自如且胸有成竹，艺术教学一丝不苟又兢兢业业。

宝敏老师性格豪爽，待人真诚，凡是见过或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其的喜乐人生和艺术技能赞叹。

宝敏老师酒量惊人，啤酒20斤不在话下，白酒钟爱景芝白干，不挑酒肴，但永远少不了师娘用花生米、胡萝卜丁、芹菜丁再加点盐一起煮出来的小菜。

我1976年8月入学后，跟随宝敏老师学习司鼓，学生期间参加的第一出戏是吕剧现代戏《渡口》。当时，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吕剧音乐的伴奏，宝敏老师力主邀请地区吕剧团（烟台市吕剧院）的鼓师初

汉孔老师亲临现场指导。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伴奏，问题很多，导致排练进行不下去了。导演方月明老师终止了排练，我红着脸低下了头。宝敏老师只是无奈地笑了笑，过来说：“中午把饭打回到我屋吃。”其他同学都没敢吱声，我知道这顿吡是少不了了。

那是一间集办公室、教室、宿舍为一体的房间，面积不到20平方米。宝敏老师说：“把饭放下，把板鼓支起来。”然后问，问题出在哪？这时我还是蒙的，根本找不到问题所在。

这个让我终生难忘的锣鼓经叫“丝鞭紧一锣”，演奏过程先是双鼓箭子滚奏，切住（摠住鼓箭）、再滚奏时大锣、铙钹、手锣同击一锤，形成“嘟——嘟仓大”的响音效果，多用于演员“导板”演唱后的“回龙”。宝敏老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为我示范，分解鼓点演奏并做具体说明；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实际操作，告诉我这个锣鼓经的要点、劲头和节奏眼在哪儿。行家们都知道，一次性演奏下来的锣鼓点好处处理，相对完整，一气呵成，而两次完成演奏的鼓点就需要司鼓者手势交代要特别清楚，节奏非常明确，真正体现“强、弱、快、慢、浓、淡、绝”的戏曲打击乐特点。对于我这个入学不久、刚接触系统训练的一年级学生来说，不知所措和不适应是可想而知的。“记住了？记住了吃饭吧。”那碟小菜又摆在了我面前。

宝敏老师技艺超群但不骄不躁，不古板，守正而不守旧，创新有章有法。只要有外来院团在市里演出，他总是让我们去观摩学习。有新的锣鼓经、好的“花过门”便直接记录下来，第二天上课就为我们讲解如何用。他经常邀请胡国华、刘文范、于云全、李正祥、吕汉敏、赵云明、吕华鹏等当时地区京、吕剧团的打击乐演奏家们，来到学校指导我们学艺，并和我们一起敲打，系统训练。京剧传统戏开放以后，对于各级剧团大多数乐队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，“见过猪肉，没见过猪跑”和“见过猪跑，没吃过猪肉”的状况随之而来。宝敏老师利用一年一度的全地区专业艺术团体汇演的机会，把全市剧团打击乐演职员召集在一起，共同研讨锣鼓经在传统戏当中的应用，对于广大演奏员提出的问题和困惑总是认真解释，小到一手锣打上，大到武生“起霸”武旦“趟马”的区别都亲自示范，上手体验。由于教学成绩突出，他在1983年3月被授予“省级优秀教师”，这也是烟台艺术学校恢复建校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个人。

转眼间，刘宝敏老师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。他的一生虽默默无闻但轰轰烈烈，吹、拉、弹、打、奏，五彩缤纷。他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是艺技的，更多的是戏曲意识上的，戏曲打击乐方向上的。当我又一次看到这本已泛黄的教材和我毕业留校任教后他送给我的、至今已百年的紫檀板时，不禁流下了眼泪，留在心中的是深深的怀念。

烟台故事

# 武状元徐殿颺

张发山

在掖县（今莱州市）公园名人大道东侧，“状元堂”青铜群雕巍然矗立。其中有一尊身材魁梧、武将打扮的雕像，头戴武胄单棱盔，身着铠甲、披风，左手拄柄青龙偃月刀，腰挎七星佩刀，身后战马前蹄凌空作势欲奔，他叫徐殿颺，是清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皇帝钦点的武状元。

武学世家 薪火相传

徐殿颺，字载赓，清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生于掖县储积乡寨里社西代古庄（今属土山镇）的一个武术世家。祖父徐丕公，人高马大，师从少林武僧孙通，乃少林燕青拳正宗传人。徐丕公膝下五子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均对燕青拳喜爱有加、情有独钟。小殿颺是徐家的长孙，受家庭环境的熏陶，耳濡目染，自小就爱踢腿冲拳、舞刀弄枪，一招一式颇得要领。爷爷见他生得粗腿大棒，悟性又高，是块习武的料，便手把手地传授，望其将来能走武举之路，光祖耀宗。

武举是古代通过武技来选拔人才的考试，始于唐代。至明代，崇祯帝曾主持武殿试，钦定三人，自此才有了武状元、榜眼、探花“三鼎甲”之说。清朝是武科考的鼎盛时期，分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四个等级。考场分内外，内场考策论，外场要考“弓刀石马步箭”，即指步射、马射、开弓、舞刀、掇石五个项目。这些标准看似严苛，实则暗合满清“以武立国”的祖训。只不过，大凡涉足武举之路的学子，必是家境殷实的大户。例如马射，应试者需自备良驹，仅喂养战马每日就要耗费三钱银子，相当于普通农户半月口粮，更遑论延请教习、打造兵器等开销。徐家虽为武术世家，奈何乾隆四十年分家后，徐丕公长子腾蛟一脉日渐困顿；眼见侄子殿颺这可塑之材即将湮没，四叔徐龙标当机立断：“徐家百年气运，在此一搏！”遂典当祖传田产二十亩，购得大宛名驹“乌云踏雪”，族兄拆了自家谷仓改建跑马场；七姑八姨凑出纹银百两，请来致仕武官曲教头。

寒冬腊月，演武场积雪盈尺。殿颺赤膊练“蹬里藏身”，马鬃结满冰凌；酷暑三伏，他顶着日头练“百步穿杨”，箭囊浸透汗水。除此，他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策论作业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，县府开科取士，17岁的徐殿颺童试一举成名，成了人们艳羡的武秀才。

为备壬子科乡试，徐殿颺负笈沙河曲氏武馆，与曲镇海、林开山两位同窗结为异性兄弟。白日切磋十八般武艺，夜间挑灯研读《武经七书》。有年中秋，三人月下比武。徐氏双刀似银龙闹海，曲家蛇矛如惊雷破空，林氏八卦掌若流云聚散。曲教头抚掌大笑：“此三人者，必为沙河武行之翘楚也！”果然，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）省城乡试，三少年竟包揽前三甲，成就“沙河三杰”的美谈。

金殿惊鸿 御笔点元

乾隆五十八年（1792），徐殿颺28岁。九月，全国武举会试齐聚京城，考中者为癸丑科武进士。头场试

是马步射，按规定，驰马六矢须中三，步射九矢须中五，徐殿颺等三人首场过关；之后考的是技勇，包括拉硬弓、舞刀、举石。弓分8、10、12力，1力相当于12（市）斤。除此，另备12力以上的出号弓；刀分80、100、120斤及出号刀；石分200、250、300斤，是三块长方形石头，两边分别有用手指抠住的凹槽；此三项的具体要求是：“弓必三次开满，刀必前后胸舞花，掇石必去地一尺，上膝或上胸”。只有三项均合格者方能进入内场试《武经》。

会试之初，大部分武举选择了7力或8力的弓；徐殿颺上手选了出号弓，3次满弓，一气呵成。舞刀也是选的出号刀，唯掇石选的是300斤的头号，但在所有考生中，能将石块提到胸腹之间，已属凤毛麟角了。同来的曲、林二人与大多武举一样，皆因体力不支而名落孙山。徐殿颺一路过关斩将，考完武场考文场，文武皆优，金榜题名。接下来，要过最后一关——殿试了。

是年十月十八日，太和殿丹墀前武进士列阵殿试，由乾隆帝钦点前三甲。临到徐殿颺出场，依然选择了出号弓；拉完弓，又选了120斤的头号刀。一个马步，他将大刀缓缓提至胸前，舞花时，宛若游龙，翩若惊鸿，而且越舞越快，引得满蒙王公齐声喝彩。正舞到“八方风雨”式，刀柄因汗湿脱手！千钧一发之际，徐殿颺右足倒踢金冠，使出家传“燕青十八翻”中的“金钩钓鱼”，刀柄在足尖翻转三圈后稳稳落回掌心。乾隆帝拍案叫绝，问：“此等绝技可有名目？”徐殿颺跪地禀道：“启万岁，此谓‘金钩钓鱼’！”乾隆大悦，朱笔钦点他为癸丑一甲武状元，授一等侍卫（正四品）。除此，据《旧典备征·卷四》武鼎甲考记载，乾隆同时圈点的还有榜眼鲍友智（安徽六安）、探花周自超（福建永春）。

回到寓所，徐殿颺右脚脚背疼得厉害，大伙儿好不容易帮他脱下靴子，但见里面竟染满了血迹……

武脉绵延 将星永耀

徐殿颺考中武状元的第二年，其弟徐殿魁又中式甲寅科武举（后来官至千总），为徐氏门楣再添光彩。嘉庆元年（1796），徐殿颺的祖父徐丕公获太上皇（即乾隆）恩赐，出席了在皇极殿举行的千叟宴。老爷子心满意足，昔日对家族的付出，今朝终于得到了回报。嘉庆三年（1798），徐殿颺署广东新塘营游击（从三品），不久又升任增城营参将（正三品）；十三年（1818）两广总督吴熊光上奏兵部，赞徐殿颺“熟谙营伍”，才堪大用，徐殿颺被擢为两广督标中军副将（从二品）。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他被调回京师，封二品武功将军。徐殿颺终年62岁。

徐殿颺被钦点武状元后，曾在老家掖县西代古庄建有一座占地20余亩的状元府，有牌坊、门楼、客厅、楼阁、假山、花园等，规模宏大，庄严气派；今虽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，但掖县公园名人青铜雕像的刀光里，仍跃动着那个舞刀惊圣的秋日，以及掖水之畔永不褪色的武者传奇。